

# 宋代造园文化背景下的古代女性坐具演进研究

付小利<sup>1</sup>, 叶茂乐<sup>2</sup>

(1. 厦门工学院, 厦门 361021; 2.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漳州 363105)

**摘要:** **目的** 研究宋代造园文化的特征及其与古代女性坐具演进的内在关联。**方法** 以宋代园林的空间布局、使用功能、园林建筑、造园美学、历史变迁为切入点, 结合两宋时期的文献典籍、绘画、壁画艺术等相关背景资料, 剖析在宋代盛行的造园文化背景下, 两宋时期女性坐具的形制特征和演进历程。**结论** 宋代女性坐具大致经历了由男性到女性(使用主体)、小型到大型、低型到高型的演进历程。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被限制在“庭院深深”的闺阁、庭院之中, 因此宋代女性多使用墩、凳等适合家庭生活的小型可移动式坐具; 宋代女性在园林中的游观需求和自身生理缺陷(缠足)的矛盾, 产生了与园林建筑关系密切的特殊观景坐具——阑槛钩窗(美人靠); 宋代公共园林的兴起促进了女性户外出行坐具的发展; 宋代造园的女性化审美特征构建了园林、女性坐具、女性三者相互嵌合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 宋代; 造园文化; 女性坐具; 女性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20-0157-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20.025

## Evolution of Ancient Female Se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arden Cul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FU Xiao-li<sup>1</sup>, YE Mao-le<sup>2</sup>

(1. Xia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1, China;

2.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rden cul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nvestigat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female seat. Taking the spatial layout, function, architecture, aesthetic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arden in the Song Dynas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shape features and evolution course of female se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arden culture prevailing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literature, painting, Mural art, etc.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female seat has roughly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male to female (users), small to large and low to high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living space of women is confined to the boudoir and courtyard of the private gardens in the Song Dynasty, which leads to the use of small removable seat, such as sitting piers and stools suitable for family lif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musement demand of women in the garden and their own physiological defects (foot binding) in the Song Dynasty produces a special view seat which calls “Lan Kan Gou Chuang”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eat and architecture (beauty leaning). The rise of public garden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outdoor travel sea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feminin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gardens in the Song Dynasty construct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among garden, female seat and female.

**KEY WORDS:** Song Dynasty; garden culture; female seat; female

宋代造园的技术和艺术达到了历来的最高水平, 形成了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阶段<sup>[1]</sup>。宋代的造园活动非常兴盛, 上至皇族下至庶民皆热衷兴

建私家园林, 以至于北宋时期的东京出现了“百里之内, 并无阡地”<sup>[2]</sup>的情景。宋代的公共园林也渐趋成熟, 在高度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遍及街巷的市民趣味的

收稿日期: 2020-06-23

作者简介: 付小利(1982—), 男, 福建人, 硕士, 厦门工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与家具设计理论。

影响下,宋代的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甚至皇家园林都定期向公众免费开放,直至形成了中国园林史上最为著名的公共园林——金明池。北宋政府还颁布了《天圣令》等法定的节假日典律,进一步促进了市民的户外游园风气。将中国园林公共性的传统发挥到更高阶段<sup>[3]</sup>。

宋代家具呈现出由低到高的演进脉络。女性坐具既沿袭了这种趋势,又反映了独特的女性文化和美学内涵。“女性坐具”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其一,“坐具”主要满足“坐”这一特定的行为方式,它需要一定的物理空间作为其使用的场所;其二,具有“女性”的性别与文化属性。宋代成熟的造园文化与上述女性坐具的特性都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反映了园林与家具之间的互相影响。

## 1 宋代私家园林对女性生活空间的限制

宋代文人士大夫热衷造园,以至于出现了“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的盛况。在中国传统私家园林中,男性是园林生活的绝对中心。文人士大夫们占据了园林的大部分使用空间,园林的布局、功能、美学也皆由男性所主宰。与之相反,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历来较为低下。《女诫》、《礼记·曲礼》等历代典籍中多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等有关两性空间规制的记载。古代女性被繁杂的家庭事务束缚,其生活空间也被极度压缩。南宋诗人陆游在《鹅湖夜坐书怀》中就有对女性囿于闺阁“靛靛藏闺房”的记载。

“庭院深深”是宋代私家园林的典型空间意境,在《蝶恋花》、《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踏莎行》等宋词中多有对此意象的记载,反映了女性庭院生活的压抑和空间的封闭性。宋词里所描绘的庭院多处于朦胧曲长的小径深处,植物繁茂低垂且院墙高耸,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sup>[4]</sup>。传统私家园林多采用“前庭后院”的院落式布局手法。前庭空间较为宽大,主要供男性待客会友、舞文弄墨、游赏园林等日常生活起居所用。后院则为女眷们的生活空间,多布置在园林的偏角一隅,形成以闺阁为中心、兼有小型庭院的封闭空间。前庭和后院以院墙为隔离,反映了“男不入,女不出”的传统观念。例如明清时期的余荫山房就把女性的生活空间集中布置在园林一角,余荫山房的女性生活空间见图1。宋代中晚期兴起了女性的“缠足”文化,缠足从生理上限制了宋代女性的出行能力,导致其活动空间进一步受到压制。

## 2 幽闭庭院内的女性坐具形制特征和演进历程

宋代女性在“庭院深深”的封闭空间和缠足陋习的双重制约下,只能在狭小局促的闺阁、庭院内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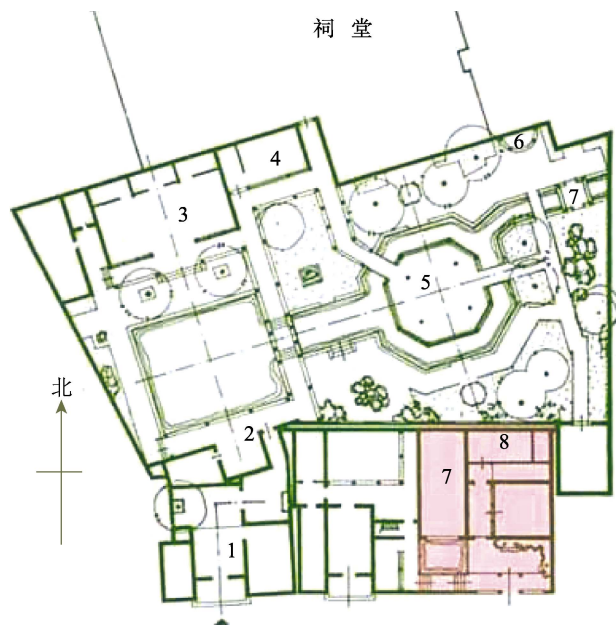


图1 余荫山房的女性生活空间  
Fig.1 Women's living space in Yuyin mountain room

女红、哺育后代等家庭事务。轻便、小巧成为宋代女性坐具功能的首选。宋代女性也逐渐开始使用榻、椅子等象征男性权利的大型高坐坐具,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较之唐代,南宋女性所使用的“墩”、“榻”在“托泥”下部出现了新的构件——“龟足”。“龟足”可以提高坐具的防潮性和耐久性,更好地适应南方湿热的庭院气候;其他女性坐具的结构、装饰线脚、腿足截面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女性坐具演进分析见表1。














### 2.1 席和榻

《女孝经图》中有多处表现女性坐于茵席之上的场景,反映了宋代女性还保留着席地而坐的传统习惯。“榻”最早出现于汉代,直至宋代已发展成坐、卧两用的多功能家具。榻因其使用功能的灵活性,在宋代也多被女性青睐。《书斋调鹦图》中的榻带有祥云纹饰的壶门,并附有托泥、龟足和足承。《蚕织图》中出现的榻则由传统的“箱形结构”演变为“框架结构”。

### 2.2 墩和凳

墩在北宋初年是宫廷之中男性所使用的高级坐具,据《宋史》记载:“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宋代中晚期,墩已经逐渐演变为女性所使用的专用坐具。宋代女性所使用的墩和凳的种类已经较为完备,出现了鼓形、方形、圆形等多种形制。其腿足、座面等构件多采用曲线,整体造型体现柔美圆润的女性审美特征。《却坐图》中出现的绣墩是最能彰显女性特征的坐具——周身都包裹精美的丝绣织物,并配以璎珞垂饰。在《女孝经图》、《浴婴图》、《秋庭婴戏图》等宋画中也有对绣墩、藤

表 1 宋代女性坐具演进分析  
Tab.1 Analysis of female seat evolu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坐姿	坐具	历史记载	演进结果
席地	茵席	南宋  《女孝经图》	宋代女性仍然保持“席地而坐”的传统习惯
		唐代  《捣衣图》	
并存期	榻	南唐  《宫中图》	(1)“席地(盘腿)”和“垂足”两种坐姿并存； (2)底部的“托泥”出现了“龟足”； (3)由传统的“箱形结构”演变为“框架结构”
		南宋  《书斋调鹦图》 《女孝经图》 《蚕织图》	
		唐代  《宫乐图》	
墩、凳		南唐  《宫中图》	(1)月牙凳、圆凳的凳腿由直线变为曲线，出现了鼓腿内翻马蹄足的形制； (2)藤墩底部的“托泥”出现了“龟足”； (3)坐具足底的截面变得更为纤小，与地面相交处由面接触变为点接触； (4)长条凳出现了“牙条”和“牙头”，用以加强整体结构强度； (5)整体造型更为纤巧秀丽
		北宋  《纺车图》 《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 《文会图》	
		南宋  《中兴瑞兴图》《盥手观花图》《秋庭婴戏图》《蚕织图》 《妃子浴婴图》	
垂足		南宋  《却坐图》 《女孝经图》 《女孝经图》 《浴婴图》	
椅子		唐代  《挥扇仕女图》	(1)圈椅出现了彭牙鼓腿、外翻马蹄足的形制； (2)椅腿间出现了装饰性的祥云纹“牙条”，整体造型更具女性曲线美； (3)椅腿由直线变为曲线，足底的截面变得更为纤小，与地面相交处由面接触变为点接触
		南唐  《宫中图》	
		北宋  《济源市东露头村宋代壁画》 《白沙宋墓壁画》 《蕉荫击球图》	
		南宋  《捣衣图》	



墩、鼓墩的详细描绘。

宋画中女性使用凳子的场景亦有很多,例如,《中兴瑞应图》中的月牙凳基本保持了唐代的女性形制特征,但其座面显得更为细长,桌腿的曲线也变得更为弯曲,采用鼓腿内翻马蹄足的形式。《盥手观花图》中的圆凳具有三弯曲腿外翻马蹄足,以及座面覆以精美的织物的特征,与此类似的还有《妃子浴婴图》中描绘的圆凳;《秋庭婴戏图》中的坐具为髹漆的直腿方凳;《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中正在纺织的女性所使用的坐具为长条凳,为了提高劳作时的安全稳定性,腿足作了明显的侧角和收分的处理。与此形制类似的还有《纺织图》中的矮方凳和长凳、《中兴瑞应图》中的长凳和方凳。

### 2.3 椅子

宋代以前,椅子是男性的权利象征。陆游在《老学庵笔记》<sup>[5]</sup>中记载:“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宋代女性出嫁后,男性多有借助其“娘家”的财富、权势获得更多政治资本的现象。北宋时期的大量典籍中对此多有记载,例如《云巢编》、《西台集》、《曾巩集》等。这种文人士大夫依附女性本家政治势力的现象,致使宋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宋代文人更是安于将家庭事务交给妻子打理,而乐得“直己行义而不累于私<sup>[6]</sup>”。繁琐沉重的家庭事物将女性禁锢在家庭生活之中,不过,同时也使得已婚女性在诸多家事中增添了话语权和影响力<sup>[7]</sup>。

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导致了男女(夫妻)同坐和女性使用高型坐具现象的普及。在《济源市东石露头村宋代壁画》中出现了夫妻两人对坐在出头直搭脑靠背椅上的画面。椅子使用步步高式横枱,靠背饰有华丽的椅披。类似男女同坐的场景在《白沙宋墓壁画》、《林州市北宋砖雕壁画》、《唐庄宋代壁画》、《黑山沟宋代壁画》等宋代墓葬壁画中也均有出现。宋代绘画中也多有女性使用椅子的场景:《宋仁宗皇后图》中的坐具为灯挂靠背椅,饰有椅披并附有足承;《捣衣图》中的女性所使用的为圈椅,靠背由多根细长的竖向构件围合而成,采用了圆形座面和云纹状曲足;《蕉荫击球图》中的坐具为圆搭脑型竖向靠背交椅,反映了宋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 3 游园玩赏对女性户外坐具的影响

### 3.1 秋千

园林既是女性的生活空间,又是女性排解愁楚的消遣之所。荡秋千是宋代女性非常热衷的娱乐活动,其操作简单、趣味横生的特点让女性忘怀于庭院之间,获得精神与身体上的双重享受<sup>[8]</sup>。《东京梦华录》记载:“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狂”,可见当



图2 清明上河图

Fig.2 Riverside Scene at the Qingming Festival



图3 清明上河图(仇英)

Fig.3 Riverside Scene at the Qingming Festival (Qiuying)

时秋千是一种很流行的休闲运动类坐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置于庭院之中的秋千,见图2。另在明代仇英所仿制的《清明上河图》中绘有悬于高架之上的秋千,见图3,由一根横板和两根绳子组成,表现出女性在庭院之中嬉戏的生动场景。

### 3.2 美人靠

宋代女性被囿于寂寞深闺,只能寄情于园林美景从而获得精神上的纾解。由于生理上的差异,较之男性,女性的出行能力本就不强,加之“缠足”对其脚部的摧残,使得女性很难长时间站立和行走。因此,女性在园林中能随时坐息便显得很重要了<sup>[9]</sup>。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制,随着女眷数量的增多,女性已经成为园林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在女性的观景需求和自身生理缺陷(缠足)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宋代园林中开始流行一种特殊的观景坐具——阑槛钩窗(美人靠)。南宋时期的阑槛钩窗多结合格子窗使用,以适应南迁后的湿热气候,也兼做观景之用。宋代的《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二》对阑槛钩窗就有详细的记载,见图4。造钩(钩)窗阑槛之制:共高七尺至一丈,每间分作三扇,用四直方格眼。槛面外施云拱鹅项钩阑,内用托柱<sup>[10]</sup>。《风檐展卷图》中的阑槛钩窗的形制与上述的描述极为相似,见图5。描述元代南宋西湖景色的《西湖情趣图》中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的阑槛钩窗,见图6,但已经没有了四直方格眼的窗扇,变成更为简洁的纯观景休息坐具。阑槛钩窗经过不断发展演变,直至明清,成为了具有显著女性特征的园林观景坐具——美人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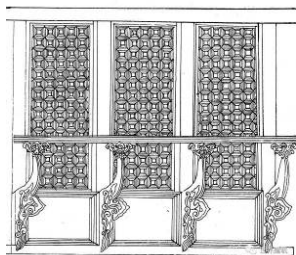


图4 阑槛钩窗  
Fig.4 Lan Kan Gou Chuang



图5 《风檐展卷图》  
Fig.5 "Painting of Wind Eaves"



图6 《西湖情趣图》  
Fig.6 "Painting of West Lake Sentiment"



图7 轿子  
Fig.7 Palanquin



图8 兜子  
Fig.8 Palanquin without cabin

### 3.3 轿子

宋代公共园林具有浓郁的世俗化气息,是中国传统园林中最为开放的园林类型之一。许多私家园林、寺观园林都定期免费对市民开放,直至形成中国园林史上开放性最高的公共园林——金明池。虽然宋代的封建礼教对女性设置了诸多限制,但是民间盛行的游乐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的出行状况。游赏揽胜成为宋代各阶层女性走出家外行旅活动的一种常见类型<sup>[11]</sup>。北宋王德臣在其《麈史》中记载,唐代乘坐轿子是皇室成员的特权。直至南宋,轿子在民间渐趋普及。宋代女性外出游玩多乘坐轿子(肩舆)和“兜子”,“兜子”是一种只有坐具没有轿厢的便轿。《宋史·舆服志五》记载:“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兜子,舁不得过二人。”《西湖情趣图》中描绘了贵族妇女所乘坐的轿子,见图7;《中山出游图》中钟馗的妹妹所乘坐的应为“兜子”,见图8,由三块长板和绳索组合而成。《西湖情趣图》还描绘了多组置于湖岸边的长桌和长凳,是中国古代园林中较早出现的公共休息座椅。

## 4 宋代造园与女性坐具趋同的女性化审美特征

两宋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的战乱和对峙,导致宋人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经济繁荣所产生的享乐主义与忧患意识并存的矛盾心理,滋生了社会生活的奢靡、阴柔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也致使宋代园林沾染了更多的女性气质。中国传统文人历来喜好把风景与女性类比,例如明代文人黄汝亨就曾说过,“我辈看名山,如看美人”<sup>[12]</sup>。清代文人田汝成对美景与美人的

歌颂:“西湖夏夜观荷最宜……如对美人倩笑款语也”<sup>[13]</sup>。宋代文豪苏轼也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明代程羽文在《清闲供》中生动地描绘了园林之中的曲、小、平、鲜所隐含的女性柔美意境。宋词中也多有描绘此类阴柔园境的诗句,例如《满江红·暮春》所载:“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宋词的婉约诗境表达了宋代园林“庭院深深”的阴性之美,园林与女性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现实中的女性是园林极佳的欣赏者,理想中的女性则是园林最好的诠释者<sup>[14]</sup>。

宋代兴盛的造园活动促进了园林建筑技术的成熟,出现了减柱、移柱、卷杀、生起、侧角等新的建筑结构和造型上的变化。建筑对家具(包括女性坐具)的结构和形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是梁柱式的框架结构,代替了隋唐时期沿用的箱型壶门结构。其次,大量应用装饰性的线脚,丰富了家具的造型<sup>[15]</sup>。《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中的长凳明显借鉴了建筑中侧角和收分的做法,加强了其结构的稳定性;其横枅与凳腿的连接方式与宋代建筑中阑额与立柱的交接做法也极其类似。宋代园林建筑的屋脊、飞檐的起翘之势更为夸张、曲线更为圆润,较之唐代的雄浑显得更具女性的阴柔之美。

## 5 结语

宋代女性的坐姿以垂足为主,兼有席地(盘腿)的现象;宋代女性坐具大致呈现了从男性到女性(使用主体)、小型到大型、低型到高型的演进轨迹,这种变化亦符合宋代家具的整体进化趋势。宋代女性受制于“男不入,女不出”的社会观念,致使其生活空间被限制在私家园林的闺阁、庭院之中。在这种封闭狭小的环境中,女性多使用墩、凳等此类低矮的可移动式小型坐具,用于满足女红、习艺、相夫教子等家庭生活之需;为了适应南方湿热的庭院气候,女性坐具底部出现了具有防潮功能的构件——“龟足”;宋代女性坐具受到了园林建筑技术的很大影响,出现了“框架结构”、“鼓腿彭牙”、“内翻马蹄足”等新的形制变化;游园揽胜是宋代女性纾解精神的重要活动,其促进了秋千、美人靠、轿子等女性户外坐具的发展。

宋代造园的女性化审美特征与中国传统园林崇

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思想一脉相承。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凡是被赞为自然的，其基本的意象都是青春少女的形象，就是取其纯洁之意，如出水芙蓉<sup>[16]</sup>。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礼法最为严苛的时代，女性的言谈举止都要符合儒家法度。宋代女性专用坐具（绣墩、月牙凳等）的造型小巧玲珑、纤细秀丽，但其舒适性和稳定性较之男性坐具都存在诸多不足。这既反映了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也暗合了儒家礼法对女性举止得体、典雅端庄的行为规范要求。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大兴土木、广建园林的造园文化背景下，园林、女性坐具、女性，三者形成了相互嵌合的内在关系，园林是被物化的“女性”，女性坐具则是女性（道德规范）的物化产物。

#### 参考文献：

- [1]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ZHOU Wei-qua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MENG Yuan-lao. The Beautiful Dream to Tokyo[M]. Shanghai: Classical Literature Press, 1956.
- [3] 王劲韬. 中国古代园林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以宋代园林为例[J]. 中国园林, 2011(5): 68-72.  
WANG Jin-tao. The Public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Garde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Urban Life-Taking the Garden of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1(5): 68-72.
- [4] 陈莉.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及其文化蕴涵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13(8): 96-100.  
CHEN Li. Courtyard Image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in Song Lyrics[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3(8): 96-100.
- [5] 陈戍国. 礼记校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CHEN Shu-guo. Notes on the Book of Rites[M]. Changsha: Yue Lu Press, 2004.
- [6] 张耒. 张耒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ZHANG Lei. Zhang Lei-j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7] 刁培俊, 王艺洁. 北宋女性“既嫁从夫”规范的践行[J]. 社会科学战线, 2013(7): 104-111.  
DIAO Pei-jun, WANG Yi-jie. The Practice of the Standard of “Dependent on the Husband”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3(7): 104-111.
- [8] 徐旭. 节令风俗背景下宋代女子运动探究[J]. 兰台世界, 2014(9): 138-139.  
XU Xu. Women’s Movement in Song Dynas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estival Custom[J]. Lantai World, 2014(9): 138-139.
- [9] 邱巧玲, 李昊洋. 试探中国古代女性对私家园林的影响[J]. 中国园林, 2013(8): 40-44.  
QIU Qiao-lin, LI Hao-yang.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on Private Garden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3(8): 40-44.
- [10] 李诚. 营造法式[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LI Jie. China Standardization[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11] 铁爱花. 闺阁之外: 宋代女性游览活动探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17(8): 119-125.  
TIE Ai-hua. Outside the Boudoir: an Analysis of Female Tour Activities in Song Dynasty[J].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7(8): 119-125.
- [12] 黄汝亨. 寓林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HUANG Ru-ting. Yu Lin Ji[M].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13]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M]. 北京: 东方出版, 2012.  
TIAN Ru-cheng. Notes on the West Lake[M].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12.
- [14] 李金宇. 试论女性与中国古典园林[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8): 119-125.  
LI Jin-yu. Analysis of Women and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J].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8): 119-125.
- [15] 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M].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LIU Dun-zhen.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84.
- [16] 樊美筠. 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FAN Mei-yun.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7.